

國學小叢書

詩

人

李

賀

周閔風著



著者 周閔風
編者 王雲五

國學
叢書

詩

人

李

賀

商務印書館發行

自序

早年負笈吳門的時候，就對於讀詩有特殊的嗜好；常想得幾部唐宋的名家詩集，飽讀一下。然苦于貧，卒不能償其願！後來無意間于冷攤上購得李長吉集一部，一向聽得先輩說：長吉爲詩壇上獨特的鬼才詩人，現在得了他的詩集。（用極低的代價）不覺忻喜無已！

究竟化費了多少時間來沉醉于長吉的詩中，至今已不大想得起來。大概說少總有半年光景。記得曾有幾位硯友，賜過「長吉狂」的雅號與我，這印象在我的心中，烙印的深極了，到如今還一點都不模糊。

十三年春，當我愛好長吉如醉似狂的當兒，曾經憑着一點點的淺薄心得，撰詩人李長吉的詩一文，刊載于學燈（時事新報的副刊）在當時覺得寫的並無不滿意處，而且還欣欣然現之辭色。自後每見有長吉詩集的善本，無論手頭怎樣拮据，我總是掏腰包把牠買回來。又凡刊物上或各家

著述上，有論及李賀的，只要給我知道，無不瀏覽。直到草此書爲止，這興致兒還是一點不衰的；這也足見我愛長吉之心的深且固。

爲因多讀長吉詩集的善本，及多讀了有關長吉的論著，自然所知道長吉的範圍愈廣，所了解長吉作品之處愈多。于是詩人李長吉之詩的那篇文字，再不能使我滿意——覺該文誤漏百出，訛謬甚多，而長吉作品之精湛處，均未道及。至于長吉之生平事蹟，則又闕然未及隻字。思之、思之，不禁汗顏！深怪那時的胆大心雄，竟敢率爾操觚——這可見年輕人最易犯着此等病，且在當時是不自覺的。

要彌補該文的缺點，要多多闡明一點長吉的身世及作品，于是寫此書的動機就油然而生。爲學無止境，亦許今日以爲是，而再隔若干歲月，又覺有不愜處（如今日之對於十載前的所爲文）則當再補今日之愆。然此係後話，且別多說。

是爲序。

目次

第一章	李賀的性格與詩的風格的討究·····	一
第二章	李賀的生平·····	一三
第三章	李賀的著作·····	四九
第四章	李賀的詩·····	五七
第五章	李賀詩的批判·····	一一〇
第六章	李賀年譜·····	一一三

詩人李賀

第一章 李賀的性格與詩的風格的討究

推崇李賀的人，往古來今，不知有過多少。不是譽之爲才氣勝人，就是稱他爲鬼才獨步。不是贊美他的詩境冷艷，就是贊美他的造語奇特。總之，歷來研究詩的人，對於李賀，總是譽多于毀。嚴滄浪曾推崇他的詩自成一家，（滄浪詩話）列李賀詩爲一體，（太平廣記裏曾載他死後爲神仙中人，（見太平廣記）作李賀歌詩序的杜牧，更贊的他盡善盡美，這些，都無非敬佩李賀的詩才是獨闢蹊徑，大有異于庸俗之輩，所以才那麼的捧揚他，戀慕他，尊愛他。

不過我們要了解李賀，不是徒聽些後人的捧贊就能澈底明白他的性格與他的詩的風格的來歷。我們須得進一步探討李賀爲什麼會在那一個時代（中唐）裏，成爲那樣的一個獨創一格的詩人。但要了解這位詩人的性格，要追蹤這位詩人的詩的風格的來歷，則我們須得先從他所處

的時代上作一個觀察，然後再把那時的詩壇情況，作一個簡要的敘述。——這樣，一面從時代上，一面從環境上，來闡明他詩人的性格，與夫詩的出發點，使讀者就會洞然地了解這位詩人的來歷，而不至被歷來說詩者說得那麼神奇，致使淆混了這位詩人的真價值。

現在我們先來從時代上作一觀察。

公元八世紀，正當唐代的中葉，國內封建社會的制度，起了重大的裂痕；這就是史學家們所大書特書的「安史之亂」。公元七五五年（天寶十四年）賜爵東平王，兼河北道採訪使，河東節度使 安祿山，帶領了三鎮的兵馬（共十五萬大軍）在范陽發動騷亂。他這一起來，是包藏着極度的野心，想推翻唐室，造成另一個局面的。那時的唐朝，因為承平日久，武備不修，所以安祿山一發難，竟弄得兵敗將折，無法勦滅他。不久，河北河南許多郡縣，都一一被安祿山的軍隊所占領，甚至長安被圍，秉政的玄宗，至于逃往四川，以避祿山的鋒鏑。此時的國內情勢，緊張極了。老百姓們都弄得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本來好好的生活，至此支離破碎，不堪收拾了！安祿山就于此時，稱帝于東京。

玄宗逃往四川之後，太子肅宗就在靈武（今甘肅靈武縣）接位，調度平賊的事，可是總沒有

好結果。名將如張巡、許遠等，都在這一次大變亂中犧牲了。帝室族親率兵平賊的，也都無甚功效，可見這次大變亂的猛烈的情況。

後來，安祿山部下自相擾亂，公元七五七年，安祿山自己給兒子慶緒所殺。七五九年，慶緒又爲部將史思明所殺。七六一年，思明又爲自己的兒子朝義所殺。七六二年，回紇入援，朝義兵敗，爲李懷仙所追趕，自知不能脫身，就在幽州自縊而死。這樣地上下交相殺，殺來殺去，自然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所以到史朝義自縊後，這個大亂才算暫告一結束。總計「安史之亂」前後共六年，在極澄平的時世，來這麼一下大破壞，大屠殺，不獨老百姓們弄得顛沛流離，就是上層階級也弄得地位不固，經濟破產，這實是唐代歷史上的一個最黑暗最混亂的時期！

自從這一次大變亂結束後，唐朝往後幾無安寧的一日，各地藩鎮，鑒于安祿山的謀叛，大家也都想乘機一逞。據史書所載，計有下列種種的變動：

I. 代宗時有李懷仙李寶臣的變動。

II. 德宗時有朱滔田悅等的變動。

- III. 順宗時有王士貞李長榮等的變動。
- IV. 穆宗時有朱光融史憲誠等的變動。
- V. 敬宗時有劉從諫王庭湊等的變動。
- VI. 武宗時有陳行泰王元逵等的變動。
- VII. 宣宗時有王紹鼎周綝等的變動。
- VIII. 懿宗時有張簡曾王景崇等的變動。
- IX. 僖宗時有李可舉王鎔等的變動。
- X. 昭宗時有李匡儔趙文珩等的變動。

差不多終唐之世，沒有一代不有藩鎮跋扈的事實，那時節人民的苦痛，我們是可想而知的了。

因為時代是如此地不寧，故而就造成了憂時傷懷的詩人：如杜甫，如白居易，如賈孟等，都會受過這種種變亂的影響，都曾受了這時代的洗禮，因此就成就了他們的各種性格各種詩風。

現在來看我們的詩人李賀吧！他正巧生在「安史之亂」以後，朱滔田悅等叛擾的時候，那時

代的社會是異常地阨隘不安，那時代的人民生活自然艱苦逾恒。我們要知道：詩人是最愛吟風弄月，最愛優游歲月的，可是李賀的時代，不容他能安寧，不容他能優游，這樣，就造成了他消極的怪僻的性格。加以自己又因應舉而受人倡嫌名之說，阻止了他上進的路途，（說詳下章）于是更爲消極冷僻。這性格逐漸擴張下去，達于極點，因此也就更覺怪誕詭異。發之于詩，自然冷艷怪麗。兼之他又喜與幽冥之境接近，（詩中常用鬼井淚壙之字）自然所成作品，益發鬼氣森森，只落得人們以鬼才二字，加到他的身上。

李賀的所以成爲那樣的性格，至此可以明瞭他是受着時代的影響，以致形成他產生那樣的作品。所以他實在並不是天生的鬼才鬼仙，而是時代社會所逼成他的。

關於李賀的性格的來歷，至此總算交代清楚。以下再將那時的詩壇情況一述，從這裡可以追蹤出他的詩的風格之來歷。

在李賀這一個時代裏，文人詩家，真可說是盛極一時。所以他所處的環境，實在是文藝氛圍氣極濃馥的。那時文壇上的名家多極了，我們試在這裏將這時代的文壇情形，作一個鳥瞰。

在這一個時代內，許多詩人，都各人就自己性之所近，努力向合于自己性情的路上用其功力。這風氣先由杜甫發其端，接着各家都努力造成其自己的風格，影響及於同時及後來的作家甚多，茲分別略述之：

1. 杜甫 他是這一個時期的詩學的領袖，也就是同時及後來的各派詩的總領袖。他的詩之發展路向，是這樣的形式方面，注重技巧，不肯苟且；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真是他的最好的自白。關於內容方面，他是深切地注意着民間的疾苦，試看他的石壕吏兵車行：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辭：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生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兵車行

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
縱有健婦把鋤耜，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

這很明顯地表白出他的同情心，証明他是個人間的詩人，而不似李青蓮的長具飄然之懷的。所以

杜甫的詩，是帶着了寫實色彩的。

2. 韓愈 他的詩是繼承杜甫的，在形式方面，尤其顯明。不過他的詩的發展路向，和杜甫却又不同：他的詩是很平整而自然的。試讀他的山石及贈劉師服二詩，就可以明瞭。

山石

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
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支子肥。
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
鋪牀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饑。
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
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
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櫪皆十圍；
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爲人羈？
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贈劉師服

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
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餘皆兀臠。
匙鈔爛飯穩送之，合口軟嚼如牛呵；
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飭栗與梨。

祇今年才四十五，後日懸知漸莽鹵；朱顏皓頸訝莫親，此外諸餘誰更數？
憶昔太公仕進初，口含兩齒無贏餘；虞翻十三比豈少，遂自惋恨形于書！
丈夫命存百無害，誰能檢點形骸外？巨繯束釣倘可期，與子共飽鯨魚膾。

但他有時往往過于流于平易，結果雖有詩的形式，內容却成爲散文模樣。例如他的南山詩，一連用了數十個「或」字，使人吟詠起來，毫沒有什麼詩興的。所以他的詩是充分地見出平易色彩的。與韓愈號稱同流的詩人，有孟郊賈島等，但我們仔細地研究起來，那他們所走的路向，也很有些不同的——孟郊是帶着傷感的色彩，而賈島則除傷感色彩之外，還喜過于雕琢。

3. 元白 元稹和白居易，他們是承襲着杜甫詩的內容的。他們的詩的發展路向，是用字造句，力求普遍化。（有婦孺均解的傳說）詠事都能深切時弊，且帶着濃重的譏諷色彩。白居易的新樂府，元稹的古諷等，這種色彩，表露得非常顯著。所表示對於平民的同情，都極深婉。茲以白居易的賣炭翁一詩爲例。

賣炭翁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

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南市門外泥中歇。

兩騎翩翩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勅，迴車叱牛牽向北。

一車炭重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4. 劉長卿 同于這一派的，有韋應物劉禹錫柳宗元等。他們的詩的發展路向，是多以自然的景色爲題材，而着意描寫。追溯他們的根源，大概是深受王維的影響。所以這一派可以說是帶着自然色彩的。試看劉長卿的酬張夏一詩：

酬張夏

幾歲依窮海，頽年惜故陰；劍寒空有氣，松老欲無心，
翫物勞相訪，看山正獨吟；孤舟且莫去，前路水雲深。

此詩係酬答之作，而亦流露出描寫自然的色彩來，這可以見出這一詩派的特色了。

李賀時代詩壇的情形，大略如此。看了上述的概況，可以想見當時的文人，吟句作詩，不是入于此派，即是入于彼派。大概意境近于山水，喜欣賞自然景色的人，他就趨入劉長卿一派。喜歡歌詠民間疾苦，諷譏時事之不合合理的，就趨入了元白的一派，總之，當時的詩人所發展的路向，總跳不出這四派的圈子。

然而我們的詩人李賀，却不然。他不願隨俗附流，他不願跟別人一樣，往現成的圈派裏竄。他眼見各派的詩有各派的發展路向，因此他放下決心，他要獨闢蹊徑，他要獨創一格，他要自己的詩有自己的發展路向，有自己的風格，於是這決心就使他決意另創一派別，另闢一風格。他用怪麗的冷艷的詞句，來點綴他的詩的外形；他用奇特的意境，哀感的情緒，來充實他的詩的內容。他用了短短的二十七年的壽命，終於給他創造成了他的風格是包含了怪麗、淒幽、頹喪的色彩的，確與其他各派是迥乎不同，爲他人所未曾表見過的。

由上所述，李賀的性格和詩的風格，是給我們追尋出了他的根由來了。再用簡單的兩句話，來總括起來。

因爲時代的不安定，社會的紊亂無已，以及自己遭遇的不幸，所以形成李賀的怪誕的性格。因不願爲環境所同化，趨入別的詩派，所以李賀剗造了他的歌詩的獨特風格。